



凌翼爱情诗歌作品选

以魂买的名义

凌翼◎著



凌翼◎著

以魂灵的名义

凌翼爱情诗歌作品选（2010-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以魂灵的名义 / 凌翼 著.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106-03369-9

I. ①以… II. ①凌… III.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2214 号

责任编辑: 纵华跃
书名题写: 金 依
封面设计: 天河十月
版式设计: 江语佳
责任校对: 杨 柳
责任印制: 庞敬峰

以魂灵的名义

凌 翼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v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 字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3369-9/I·0757

定 价 36.00 元

你和我

我们在灿若繁星的人群中相遇

我们在浩如烟海的星系中相逢

翼



在你流泻的瀑布上写诗

让李白的名句黯然失色

在你平坦的天庭上写诗

让光洁的额头布满闪光的星辰



你的梦蔓延过山河

即使睡着了，梦也依然在转动
地球在转
心在跳动

果子在画笔下一天天成熟
从花蕊到青果
从青果到羞赧的颜色
都一一储存在画纸上

露珠是小到不能再小的球体
阳光轻轻碰触
它就终结了一个早晨

上眼皮耷拉在下眼皮上
遮盖了眼球

一朵云漫过天际
遮盖了月光

你的梦蔓延过山河
覆盖在我的梦上

2011. 7. 28



窗外

那些枯藤等待你的眼神
终于失望
它们枯萎的速度
比落叶还快

零星的红叶即将凋零
它们锲而不舍
望穿秋水
你还是没有来

它们曾经是怎样的顽强向上
这岭爬山虎，记得春天时你的目光
在窗内，久久凝视它们
整个夏天，它们蓬勃，
活着就是想让你再次光顾它们一眼

岁月让它们老去
它们干枯后依然附着在篱笆上，墙壁上
等待来年的春天
你能到来，将它们
一寸寸碾碎

2011.11.6

明如朗月 洁若无尘

——读凌翼诗集《以魂灵的名义》

■雷抒雁

凌翼是唯美的。

他的浪漫几近童稚，这在当前的诗坛是不多见的。

星星、月亮、云彩、花卉、草木，这是凌翼诗中常见的意象。他用这些常见的物象喻自己的理想、爱情和人生追求。

他写爱情的《甘蔗来自你的故乡》，“甘蔗来自你的故乡 / 你的故乡此刻充满甜蜜的气息 / 这种气息从你的故乡 / 一路飘到城市。”于是，爱屋及乌，“拥有亭亭玉立的甘蔗多么幸福 / 一节点品尝甘蔗的人多么幸福 / 人生的节点很多，但愿每一节点都像甘蔗 / 每咬一口，都甜到故乡的嗓子眼里去。”

甘蔗的甜蜜和亭亭玉立，在诗人眼中如同“十万乡村少女的身姿在阳光下摇曳。”

一个随处可见的物件，居然被他咀嚼出这么多诗的蜜汁，成为自己人生每个“节点”上的追求。

凌翼在诗的语言上，十分注意打磨。这些流畅优美的诗句，绝无让人读来牙碜的地方。明亮、多彩、清丽！这是让人钦佩的。诗人把对友情和爱情的期待比作在“暗夜里”，“火柴和蜡烛”的彼此相遇。“火柴点燃蜡烛”的一刻，如同两个灵魂彼此的拥抱，这种爱情和友谊的嘭然而燃，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它能把昏沉沉的世界唤醒，能“让漆黑的航行感觉到灯塔”，进而，会使“秋天立刻重新盛开春天的花蕊 / 枯黄的树叶又重新返绿起来。”



这个世界需要“灵魂的拥抱”，需要爱的温暖和照亮，这大约就是凌翼这本诗集《以魂灵的名义》命名的原因。

凌翼是一个充满创作潜力的作家，他创作并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及散文作品。大约他把沉重的生活故事都写进了小说，诗歌便成了他放置浪漫想象的地方。他的许多诗，纯净浪漫一如童话。在《月亮是我们的睡床》一诗中，他这样写道：

月亮好洁净、温软
刚好放下我们的身体
我们抱着睡在月亮上
我们不用做梦
我们的魂就飘起来

今夜，我们睡在月亮上
月亮这架睡床很童话
我们抱着
月亮床秋千一样荡着
我们婴儿般躺在摇床里
重温着爱情

这很像是一则公主与王子的故事，被画成卡通画贴在幼儿园的墙上。

凌翼不是在羽翼下成长的年轻人，十多年来他一直打拼在北京，在他的经历中并没有浪漫得飘逸如仙的片段。也许漂泊的生活给他蒙上的灰尘和汗水太多，他总想扒开日子茂密的蔓草，写出生活的终极向往，让人们的灵魂都纯洁如婴儿，让生活都甜美如甘蔗，让世界都和谐如童话。

在《我们住在花蕊里》他说“我们住在花蕊里/墙壁是花瓣，

截一块星空做我们的天花板”，他说“绿叶是我们忠实的邻居，蜜蜂和蝴蝶是我们的信使”，“我们炊燃草叶/煮熟喷香的花瓣饭/做几个花瓣小菜，饮几盅花瓣酒/在你花瓣的脸上盖上新鲜的唇印/我们在花瓣的稿纸上写诗/你要画画，我给你准备花瓣的颜料”。真是花瓣般的幸福，花瓣般的甜美。

也许凌翼的诗过于浪漫、稚纯和甜腻。当然，对于经历过生活击打与磨难的读者，更喜欢深沉与厚重的诗行，哪怕粗粝一些，陋蛮一些。我想，读者的这种希望或许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写什么和怎么写，作家有充分的自由。当前诗坛充斥了许多丑陋的诗，垃圾的诗，或废话的诗，比较起来，凌翼的诗唯美、纯净，独备一格，应该有他的价值。当然，这并非是凌翼精神世界的全部，而是他把自己灵魂里最真挚、最纯净的一部分寄托在这些爱情诗里。其实他还有更多的抒写生活的诗在别的诗集里。

凌翼的爱情诗，也有开阔的一面，甚至跳出了二人之外的世界，诸如生命、时空等宏大主题在诗中不时闪现。例如《眼睛画下一切》：“在大地的画板上/眼睛画下一切/树木、山冈、河流、昆虫、飞禽……/奔跑的脚步扩展着画板/眼睛以光速描画涌现的一切/包括流逝的时间和闪电般掠过的爱情”。好的爱情诗，对读者会有超越爱情的更为广泛的影响。

我相信凌翼，他既有波折的生活经验和生活经历，更有驾驭现实的诗歌手段。他会有更丰满更有力和更多样的新作献给读者。

2012年4月3日于北京

（雷抒雁，著名诗人，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原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独特的爱情诗歌美学

——读凌翼的爱情诗集《以魂灵的名义》

■谭旭东

凌翼写诗已有近三十年历程,算是诗坛“老将”了。特别是上个世纪1990年代的十年,对他来说,可以说是真正写诗的十年,我与他相识于那个时代,不但对凌翼初创期的作品有所了解,对其高峰期的创作也比较了解,也深感凌翼有着对诗歌的虔诚和对艺术世界的独特敏悟。

凌翼本来在江西九江,一边写诗,一边编报,后来进了京城,和我一样在京城里奋斗、追求,对这个老辣而世俗的中心文坛,彼此有心照不宣的理解。他曾在几家刊物做过编辑,现在又是《阳光》杂志的执行主编,而我也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文学活动,虽然不怎么参加诗歌圈子,但也没有完全脱离这个潮流涌动的“名利场”。当然,从总体看来,凌翼和我都算是京城诗歌圈里的边缘者,并不代表主流的声音和力量。因此,写作立场和心态上,从来没有自以为是的骄傲和自大,这对凌翼的诗歌写作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少了一些浮华与虚伪,就多了一份真诚与淳朴。

读凌翼的爱情诗集《以魂灵的名义》,有两个感受,这里写下来,算是和凌翼的一次交流,也算是与读者的一次对话吧:

第一,情感虔诚真挚。这是凌翼诗歌给我的总体印象,而且是最好的品质。诗歌的本体特征就是抒情言志,这是一个常识。现在诗人很多,尤其是在京城里穿梭着很多诗人,他们在官方的或者民间的诗歌报刊发表了大量的诗作,但真正用真情写诗的不是多数。很多作者的初始写作动机很单纯,一旦进入诗歌这个

圈子,就变得极其功利和浮躁了。因此,摆在读者面前,矫揉造作的文字很多,诗歌貌似繁花似锦,实则垃圾成堆。这是诗歌界不可回避的现实,而我以为诗歌的真正危机是诗歌本相的日益丢失造成的,它直接带来诗歌读者的流失。《以魂灵的名义》这部爱情诗集,当然不可能字字珠玑,但绝大部分非常具有情感召唤力,无论是对诗,还是对爱情,都给人真挚真诚和恳切的感受。有的爱情诗是直接表达主体的情感,有的是间接表现,但诗歌的情感渗透力无论朗读还是默诵,都可以明显感受到。凌翼的爱情诗的抒情方式也很有特点。我写过几篇文章,把抒情诗的抒情方式大致分为四种:一是对话式,主要是抒情主体和爱情对象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对话,一般用第二人称;二是邀唤式,通常是抒情主体直接表达对爱情对象的邀请和呼唤,诗歌句式多用祈使句;三是独白式,通常是抒情主体面对自我的心灵倾诉,是孤独的表白,用第一人称的比较多;四是倾诉式,主要是抒情主体对爱的对象的倾诉,也常用第二人称。凌翼的这些爱情诗大部分属于“倾诉式”抒情,也有少量是“独白式”和“邀唤式”的。因为主要采用“倾诉式”,所以诗人主体在诗中的位置和角色,就是一种对爱的对象的凝视、静观与欣赏。很多爱情诗,诗人的主体位置,大部分是以“路人”或“过客”的身份出现,爱情在诗里一般是一种偶遇,或者是一见钟情,因此对爱的对象是怀着十分的距离感的。但凌翼的诗里,有一种近距离的倾诉,尤其是心灵的倾诉,因此情感炽热一些。《把你搂进骨头里带走》就是一种典型的“倾诉式”,诗里是第一人称向第二人称的倾诉,这其实就是诗人自己在向心中的爱人倾诉,是直抒胸臆,是热流的奔泻,是火辣的表白:“你是我的欢笑,也是我的忧愁/风和雨裹挟着,在大地上奔跑/互相撑扶,互相跌倒,泥水的颜料油画一场苦难/我搂着你,不是多年不见,/是相思成疾/你说,别让魂灵跑了/我搂着你,把你搂进我的骨头缝里/明天的征程再远,我也要把你带走”。



《在你的诗集里写诗》也是一种“倾诉式”，不过，因为主要用了第二人称（第一人称只用了一次），所以给读者的感受，就是诗歌的直抒胸臆性弱一点，但诗人的情感的表达依然是很虔诚的：“在你的诗集里写诗/让铅字跳起来，去采摘月光/让太阳潜入花朵的梦境/撰写关于春天的跋语//时光在指甲盖上镀上薄薄一层叹息/你桑叶般葱绿的诗集/植入梦寐一样的字眼//诗句们蚕虫般蠕动着/你的唇被塞北来风吹皱/一杯茶水/开始荡漾昨天的诗经//一页一页翻过/写下歪歪扭扭的字迹/蚂蚁爬行着与大雁比速度/女王的宫殿里收留下一名乞丐//江山沉睡，思绪荡漾起来/我刚写下的诗行/在你涛涛不绝的河流中漂浮”。《月色》和《两点之间的距离》等诗也是如此，不过，看得出来，诗人的情感更为内敛一些，因更虔诚而更内敛。

第二，语言纯净唯美。这是凌翼的爱情诗里最值得欣赏的品质，纯净主要指的是语言简练之中又显弹性，意象和意境都给读者一种新鲜而动人心弦的印象；而唯美则是指其诗歌总体给读者一种很优美的格调和意境。《以魂灵的名义》中的很多诗，感觉诗人都是抓住了瞬间即逝的印象和感受来写的，语言用得很干脆，用得恰到好处，词语的打磨也是用了心思的。如《雪》和《河道》等诗，主体的情感是十分隐藏的，但词语的活用让意象空灵起来，于是，情感的空间反而变得很大。诗歌写作的过程，是检验诗人是否具有高超的语言建构力的过程。词语，在诗人笔下，就像建筑师手里的砖瓦，如何构筑，是一种匠心，更是一种灵性和才气。一首好的诗歌，一定有好的意境，意境就是心境，也是一种气场。诗人的情怀、品格、操守和美学观念，都在这气场里，读者一旦进入，就会受到感染，产生心灵的震撼。凌翼的很多爱情诗，不长不短，但气场满满，颇有温馨优雅的格调。如《龙眼树上散布着星星》，意象的营造是非常有意味的，前半部分，龙眼树是星空，龙眼是星星，采龙眼就是采星星，这是

一种非常美好的想象,也拓宽了诗歌的视觉空间。后半部分里,而你的龙眼树上的果子,都是你会说话的眼睛,这又是一种意象的转换,由自然景物转换成了人象。因此,整首诗里,有一个由物到物,再从物到人的转换,这样的意象建构,给读者非常新鲜的阅读感受,也让读者感受到了诗歌意象之美:“龙眼树上散布着星星/这是离人间最近的星空/妇孺们爬上树就能采摘到星星/一棵龙眼树撑起一方天//亲爱的/你的龙眼树上结满果子/每一颗果子都会说话,会眨眼睛/会唱歌,欢叫的小鸟在你周围飞来飞去//你种的龙眼很奇特/每一颗果子都像你的眼睛/有眼皮、眼肉、眼核/还有迷离的梦境//龙眼熟了/让我采摘一颗/珍藏星星的感觉/是不是和宝石一样”。凌翼的诗语言里,还有一种童话的纯美。他的爱情诗想象力丰富,意象也很唯美,主体意象是花朵、云朵、月亮、星星、眼睛……等等,这些视觉意象构筑了一个比较宏大的物理空间,增大了情感的维度,扩大了心理距离,使诗歌的情感变得更为执着、真诚而令人感动。另外,字里行间,都显示出了一种无功利的写作心态,可以说最纯粹的诗歌写作就是一种无功利的写作,而最纯粹的爱情,也是一种无功利的爱情。凌翼的爱情诗里,两者都具备了,因此他的爱情诗的美学是追求至真至美的美学。

现代诗人都写过很美的爱情诗,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写过爱情诗,因为没有谁没有经历过爱情,体验过爱情。但文学史对爱情诗给予的评价不高,尤其是翻开各种所谓“权威”的新诗选本,爱情诗都不多。其实,爱情诗也是一种难度写作,第一,它要求诗人的爱情体验比较是丰富的,甚至是曲折的,很容易得到的爱情,是很难转换为感人肺腑的爱情诗的。第二,它要求诗人有能够把内心世界外化为美的形象的能力。很多优秀的爱情诗,往往是诗人经历过爱情的伤痛之后,化蛹为蝶、凤凰涅槃的产物,因此写爱情的欢乐,往往没有写

爱情的疼痛那么具有情感冲击力,悲剧之美才能唤起爱情的共鸣。凌翼的爱情诗很少直接表达失恋的悲哀,但给读者的情感冲击力是很强的,我想,一个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书写的是自身的经验,更多的是采用一种真诚的倾诉,感性超过了理性,自然就多了一份真诚。因此,这里我斗胆说一句:凌翼的爱情诗也是他最好的作品,主要原因是他有体验,有激情,同时也善于以爱情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诗歌艺术的追求。

008 《以魂灵的名义》中有一首《我们互为灵肉》,我很喜欢:“我们就是诗歌/我们的毛发、血液、皮肤/我们的语言、欢笑、悲伤/我们的步伐、眼神与沉默,都是诗歌/我们为诗歌而生,甚至为诗歌而死/我们互为灵肉,把我们打碎/即便是一把泥浆,只要与石头、砖块浇筑在一块/我们将成为诗歌的楼塔/把我们火化,即便是一把骨灰/只要撒向高山河川,我们也将成为诗歌的江山”。应该说,这首诗就是凌翼对诗歌的热爱吧。凌翼写诗,是极其忠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的,凌翼不写空洞无物的诗歌,因此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具有自己艺术追求和美学理想的诗人。

2012年初夏于北京西山之麓

(谭旭东,新锐批评家,现在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任教,工作于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

他保持着一颗彩虹的心

——读凌翼诗集《以魂灵的名义》有感

■洪 烛

内心浪漫的诗人,在平凡的生活中写出浪漫的诗篇,他的诗篇并没有因为生活的平凡而失色,相反,他的生活因为诗篇的存在而变得不平凡。平淡的日常生活似乎没有任何传奇色彩,诗人在与普通人无异的一日三餐中产生了不普通的思考与想象,这才是真正的传奇。这个在生活中并不出众的人,却提炼出了生活的酒浆,升华成诗歌。这或许能纠正我们对诗人的一些误会,不能为做诗人而做诗人,正如不能为写诗而写诗。写诗,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是为了内心的需要。凌翼给我的印象是很朴实随和的,这不妨碍他保持着一颗彩虹的心。他的诗不仅把自己照亮了,也把我,把读者照亮了。

朗读过无数遍的诗行
在印刷千万遍后
再次刻录在一个人的墓碑上
一根发丝能成为一生的珍藏
一句话也将成为一世的经典

撰写此刻,也是铭刻来生
每一个字都是火苗
跳荡在未来的诗册里

——《每一个字都是火苗》(凌翼)

诗意永远比诗更重要。诗意是诗的母亲。很难想象，一个人心中没有诗意的时候，能写得出诗来，即使写出来，不过是一些分行的文字吧？相反，一个人心中充满诗意，即使没写诗，他在精神上已接近于诗人，或者说已是最彻底的诗人。好诗都是写出来的诗意。而没写出来的诗意，构成一个人心中最隐匿的诗，他成为自己惟一的读者。作为文体的诗尚未诞生时，诗意就存在了。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诗意。当人有思想有感情，诗意就存在了。可以说诗意标志着人类真正的进化与成熟。

闪电在头顶为神灵引路

罪人魂飞魄散的同时

善良也被驱赶到别人的屋檐下

鲜花被雨水浇醒

翅膀被阳光打开

道路在脚掌下闪过

世界在我们的胸膛里

与爱情、诗篇、善良一起跳动

——《道路在脚掌下闪过》(凌翼)

听一位画家讲解他绘画的经验：“把简单的变得复杂，很简单。把复杂的变得简单，很复杂。”我深有同感。写诗也是如此，把容易懂的写成不容易懂的，很容易，把不容易懂的写成容易懂的，很不容易。诗的最高境界也就是所有艺术的最高境界：返璞归真。看上去容易，其实最不容易。看上去不难，其实最难。

城市的车轮碾出一条条街道

乡村的鸟鸣

唤醒一缕缕炊烟